

故事一百種

大破武昌城

上海大衆書局印行



25
11
:

95

857.61
119.3
195



大破武昌城

話說楊秀清等得了永安以後，大家便推戴洪秀全爲天王，改國號叫做太平天國。洪秀全卽了天王之位，當下降旨：封楊秀清爲東王，位在百僚之上；又封蕭朝貴爲西王，馮雲山爲南王，韋昌輝爲北王，石達開爲翼王，洪大全因和天王同姓，便封爲天德王；又封秦日綱爲天官正丞相，——王侯之下，以此職爲最尊——封胡以光爲春官正丞相；又封韋元玠爲國伯，石鎮嵩、石祥貞爲國宗，賴漢英爲內醫，職同軍帥；羅大綱爲軍帥，林鳳祥、曾天養爲御林侍衛；羅瓊樹爲旅帥。其餘金田村老兄弟，都恩賞有差。

石達開上前奏道：『我們旣已建立了太平天國，自然和那

808426



些綠林草寇不同；可是別州外府的軍民人等，一時間怕還不明白我們舉義的本意。依臣弟的意思，此刻便該草一道檄文，檄告遠近忠義之士，共起義兵，光復禹域，不知陛下以爲然否？」天王道：「不錯，若不是翼王提起此事，倒忘懷了呢。」說罷，便敕典詔



何震川去撰擬。擬就後，天王看過，便吩咐抄錄千份，用東王的名義佈告遠近。果然這道檄文出去，遠近的綠林好漢，都蠢蠢欲動起來。

自此以後，太平軍便紛紛向各處攻取城池，從廣西

打到湖南，又從湖南打到湖北，一路勢如破竹，來攻漢陽，可笑滿清的官吏，他們那裏料到太平軍會來得這般的迅速呢？那漢陽連城門都來不及關，城門洞裏便已塞滿了太平軍，一個個用黃布包頭，手握短刀，殺那清兵，渾如滾瓜切菜一般，直殺得清兵哭聲震天，只恨爺娘少生了兩條腿。太平軍的將領唐正財，見手下已是把城門奪了，便吩咐搥鼓，催促全軍前進，全軍聽見了鼓聲，一發勇氣百倍。中間一員大將，手持一柄長矛，渾如發瘋一般，逢人便挑，殺得興起，不論是清兵是百姓，凡是碰在他矛尖上的，沒有一個不送了性命，因此百姓們死傷的也不在少數。直殺到府衙前，漢陽府知府董振鐸，戰戰兢兢的握着一柄爛銀槍，想出衙來迎敵，連槍桿都沒舉起來，便被羅大綱一矛子刺斷了喉管，倒

在地下，手足顫動了幾下，也就嗚呼哀哉了。唐正財見大獲全勝，便吩咐鳴金收兵。羅大綱渾身血污，拖了矛子，來問唐正財道：「



我正殺得高興，你怎麼就敲起鑼來了呢？」唐正財道：「那清兵十停中已是殺了九停，餘下的都是百姓，若不分良賤，一齊殺了，人心便不免要怨望的。」羅大綱這才罷了。

當下便駐紮在府衙裏面，和唐正財倆一面派人拿了本章去啓奏天王；一面商量攻打漢口之策。羅大綱道：「漢口沒有城池，攻打起來，十分容易。不如先派

小校混進了漢口市街，乘機放起火來，我們再領兵掩殺上去，裏應外合，漢口便可唾手而得。唐正財點頭說：『好。』羅大綱果然



撥派了一百名小校，身上帶着琉璃火藥等物，扮做商人，推着幾輛小車，上面薄薄地蓋了一層貨物，下面多是柴草等容易引火的東西，單等大兵到了，放砲為號，便一齊動手。撥派停當，那些小校果然混進了漢口，分頭尋覓客店住下。這夜三更時分果然，一聲號砲，那些小校知道大兵到了，就在客店裏放起火來，一時間便有十幾處火起。太平軍由羅大綱為頭，

一聲吶喊，殺進鎮去。鎮上駐紮的清兵，本就不多，又在睡夢裏驚醒回來，只聽得人喊馬嘶，也不知太平軍來了多少人馬，連逃走都來不及，那有心情再敢起來抵敵呢？老百姓們一聲聽說太平軍到了，又見四下裏火光燭天，覺得開門又不好，不開門又不好；因為要是躲在家裏，不出門去，生怕這火延燒到了自己的屋子裏來，豈不是活活地燒死在火裏麼？若逃出門去，外面滿街又都是太平軍在那裏，逢人便砍，不是也自己去討死嗎？可憐這一次的打仗，也算是漢口的浩劫，那些老百姓不死於鋒鏑，便葬身火窟。直到天王駕到，在江南岸望見漢口鎮上還是一片火光，再加以各種東西爆炸的聲音，隆隆不絕。天王問了衆人，纔知道漢口的火已是燒了五日五夜了，便吩咐羅大綱趕快派人把火救滅。

了；可是那漢口，早已化爲一片焦土，這也不在話下。

再說天王和楊秀清等率領文武百官，進了漢陽，休息了幾天，便要攻打武昌。唐正財便獻計道：『武昌在江南岸，若是派兵前去攻打，須用渡船。載着人馬過江，不但一批一批地十分不便，就是接應起來，也覺得不很靈捷。末將有一個計策在此，不若把渡船用鐵索連結起來，可以從北岸直達南岸，宛如一字長蛇般，兵士們渡江起來，便不啻搭了一座浮橋。那武昌孤城無援，若要把他攻破，直是探囊取物。』天王大悅，就把這個差使派了唐正財，也不消一天功夫，這一座浮橋，便搭成了。楊秀清催動兵馬，就在這用渡船連結成的浮橋上面，渡將過去，費了兩天的功夫，十萬大兵，都已渡畢，便在武昌城外，四面築起營壘來，不斷地派兵

前去攻城。這時武昌城裏駐着一員湖北巡撫，叫做常大淳，他以爲這時剛在十一月裏，西北風十分利害，長江裏面就是沒有甚麼大風，那浪頭也須有五六尺高低；江面上的渡船，一個不留神，便須船低向天，所以一交冬令，江面上便斷了渡，沒有緊急的事，誰肯冒險往來？常大淳料定這長江是個天塹，太平軍決不敢拚着性命渡到南岸來的，因此雖是失守了漢陽，火燒了漢口，接二連三地來了許多警報，他可還是處之泰然，以爲這武昌城是萬無一失的。那裏知道冬天的江水，比夏秋兩季要淺了許多；這一年江水更是特別的乾涸，江心裏有幾個洲，平常總是沒在水裏的，此刻卻都浮起在水面上了。這江水既是這樣的淺了，自然西北風吹上去，就有波浪，也有限得很；何況這一年十一月裏，那

天氣卻還是暖洋洋的，連一點風屑毫兒都沒有，所以太平軍在浮橋上來來去去，簡直和在陸地上行路一般無二，絲毫不受風



浪影響，這一來可把常大淳急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。搓手曬舌的道：『這便如何是好？這便如何是好？』正在無法可施的時候，忽地來了一個救星，派人縋進城來，投遞公文，安慰常大淳不要着急。

你道這救星是誰呢？卻原來便是廣西提督向榮。

原來那向榮因為太平軍十分厲害，稱病在桂林城裏，不肯

出來和太平軍交戰。欽差大臣賽尙阿，恨他不受調遣，便參了一本，說：『向榮逗遛不進，貽誤戎機。』說：『廣西巡撫鄒鳴鶴，祇知



到了這樣一道上諭，只得出兵。便派女婿張嘉祥，率領一彪軍馬爲先鋒官，逢山開路，遇水疊橋，自己率領全軍，也就隨後起行。一

苟且偷安，不顧大局。』那滿清皇帝赫然震怒，特降詔把鄒鳴鶴免了，連向榮也都得了褫職留任的處分，責成他追趕太平軍，將功贖罪。又說：『若再頓兵不進，便須充軍邊遠，以儆效尤了。』向榮奉

路浩浩蕩蕩，便殺奔湖南而來。那知到了郴州，太平軍全軍已是開拔往長沙去了。向榮更不怠慢，便進到了長沙，和楊秀清在水驚洲相遇，卻被楊秀清殺得大敗。隔了幾天，太平軍棄了長沙，進攻湖北去了；向榮還是緊追不捨，不久也就追到了武昌，來接應常大淳。這天向榮一到武昌城外，便在洪山地方立下營寨，派人拿了一封書信，來報知常大淳，約常大淳明日午後，派兵出城迎敵，以便內外夾擊。常大淳看了書信，搖頭道：『向提督他倒說得好輕鬆話，他們沒有守土之責，自然說戰就戰，不比我担着這武昌一城的干係；若是冒冒失失開城上去迎敵，只怕敵兵倒沒有殺退，我們的城門倒先入了敵兵之手呢？這豈不是弄巧反拙？所以我瞧還是關了城門不出去迎戰，此爲上策。』

不表常大淳這樣的主意，且說向榮在城外，那裏知道城裏的事？第二天午後，便和張嘉祥倆結束上馬，催動士卒，直奔太平



營壘而這，那時太平軍只顧攻城，不提防背後會來了這樣一彪軍馬，措手不及，那陣脚便有些搖動起來。幸虧石達開一馬趕到，便大聲叫道：「弟兄們，不要害怕，這是清妖向榮的兵馬。向榮是我們手裏的敗將，諒他有何能耐，敢和我們對敵？弟兄們，只顧放心殺上前去便了。」這話一說出來，太平軍頓時放大了胆，人人勇氣

百倍。只見他們舞動手裏的刀槍，回身來尋清兵廝殺。霎時間，太平軍愈來愈多，便把向榮、張嘉祥二人困在垓心。

張嘉祥見自己和向榮倆，被太平軍困在垓心，武昌城裏，並不見派兵前來夾擊，心裏疑惑那送信的人，不要被太平軍在半途裏截了去，所以常大淳還沒有知道我們兵到，這倒不可不去報個信給常大淳咧。也罷，憑着自己這一身本領，只得親自去叫城罷。主意想定，便舞動大刀，殺開一條血路，把纜繩抖了一抖，那匹馬好似通靈的一般，潑刺刺直跑向武昌城外而來。那些守城的兵士，見城外塵埃亂飛，喊殺之聲，驚天動地，知道是那路救兵到了，正在和太平軍開仗咧。便一個個伸頭墊腳，向遠處眺望，雖然相隔很遠，不很瞧得清楚，可是兩軍的旗號是知道的。一剎那

間，一方面的兵士，愈聚愈多；一方面便被殺得旗靡轍亂，馬仰人翻。這打敗的一方面，不是清兵，是誰？不禁舔嘴咂舌的道：『好利害的太平軍！我們那裏是他們的對手？』正在瞧得高興時，只見有一騎馬趕到了城下，馬上坐了一位年少將軍，正是張嘉祥。守城的兵士，便低着頭打量時，卻聽得張嘉祥高聲叫道：『城上的兵士們聽着：我便是廣西提督向軍門的部將。此刻我們的弟兄，正在和太平軍廝殺，你們快去報與常巡撫知道，請他點齊人馬殺出城來，內外夾攻，不愁太平軍不解圍而去。』守城的兵士認得叫城的年少將軍，穿的服裝，是個都司，料來決不是太平軍冒充的，便忙應道：『好教將軍得知，常巡撫說：『城中兵微將寡，只能守住城池，斷斷沒有餘力，可以出城來和太平軍廝殺。』』

巡撫他打定了主意，是勸不理的，我們此刻即使去報，也是枉然。只得請將軍回去，拜上向軍門，他能夠把太平軍殺退了，固然最好；要是不能取勝時，只得暫時請向軍門收兵回去，等別路救兵到齊了，再作計較罷。」張嘉祥聽了這話，怔了半晌，正要再叫時，不想腦後有人大喝道：「你這清妖，休走，吃我一槍！」張嘉祥忙回身迎敵時，卻是秦日綱。當下也不敢怠慢，忙掄刀招架。秦日綱瞧見了張嘉祥的臉，便愕然道：「你不是姓張麼？怎會棄明投暗，去幫起滿清的忙來？」張嘉祥聽了這話，不禁臉上有些訕訕地，只得挫了一挫牙齦道：「這叫做兩國相爭，各爲其主，我現在既是降了清朝，說不得要和你們拚個你死我活的了。」秦日綱見張嘉祥這般無禮，不覺心頭火起，便用槍把刀鋒架住，不待他再

剗第二刀，疾忙抽回了刀尖，直向張嘉祥咽喉裏刺來。張嘉祥把頭偏了一偏，才把這一槍讓過了，兩人就這們的廝殺起來。論兩



人的武藝，都也旗鼓相當，你一刀，我一槍，殺做一團。只見刀槍的白光，在那裏閃閃爍爍，連兩人的身影都不見了。城上的守兵見了，也自暗暗喝采。畢竟張嘉祥心挂向榮，不敢戀戰，盤旋了五十餘合，便虛晃一刀道：『我這時還有旁的事情，不能奉陪你多頑，改一天我們再約了較量罷。』說罷，拍馬而去。秦日綱知道自己的武

藝，不見得勝似張嘉祥，所以也不追趕，便四下再找旁人廝殺去了。

再說張嘉祥回身殺入重圍，保護着向榮敗回本營，訴知常大淳不肯發兵夾攻的一番情節，向榮聽了大怒道：『常大淳那廝，既是這般不中用，我們也只得按兵不動，再作計較罷。』讀者，常大淳是一個文官，本來就懂得甚麼軍旅之事，如今觸怒了向榮，再也不肯前來援救。常大淳困守孤城，便如囊中之鼈一般，這武昌如何保守得住？楊秀清知道向榮打了一次敗仗，眼前總不見得再敢來囉唆的了，便傳下令去教部下日夜攻城，可是武昌城裏，守兵雖是十分單薄，那城垣倒是高厚異常，因此急切裏，還攻打不下。楊秀清便發一個狠，依舊教那炸湖南長沙城的礦

夫，在武昌文昌門外，開掘地道，預備抄襲老文章。早有武昌城裏派在城外打聽軍情的細作，縋進城來報知此事，說：『這地道已是開掘多日了，眼前怕就要完工；請大人也在城裏開起一條地道來，用沸水和石灰漿這一類東西，灌將進去，好讓城外開地道的礦夫，一個個死在地道裏面。』常大淳搖搖頭道：『我不信，炸藥有這們的利害。你們休得輕事重報，教城裏的老百姓們聽了驚慌。』那細作見常大淳不信，也是沒法，只得歎了口氣，退了出來。果然這一晚，天崩地塌似的一聲，武昌城便倒坍了有六七丈寬的一個缺口。太平天國的軍士，好似螞蟻一般，爭先恐後地爬上城來。常大淳得知了城破的消息，嚇一個半死，剛欲在牀上索地，邊抖戰邊穿衣服起來，想到外面去瞧瞧時，那知一聲吶喊，

便搶進了一夥人來，爲頭的一個，正是羅大綱。見了常大淳，更不盤問，一矛子便把常大淳胸前槊成了一個碗口大的窟窿，那胭脂一般的血，便骨都骨都地冒個不住。常大淳哼都不哼一聲，就死於非命。羅大綱正欲尋覓火種，把這巡撫衙門燒成平地，湊巧石達開趕到，忙喝住了羅大綱。又另外派何震川把衙門裏的一切檔案，都設法保存起來，不准失落一件。又派石鎮嵩捧了翼王的大令，在城裏各街道巡查，除掉滿清的官吏兵丁，在打仗的時候，可以把他們殺死外，現在破了城，願降的便帶領他去見本營的官長。不願降的便把他關在一處，聽候東王發落。至於老百姓們更不准殺戮一人，倘有擅入民居，殺戮無辜，姦淫擄掠的，拿了來就在犯事之處梟首示衆。這個命令一出來，太平軍知道翼王

一向就是言出法隨的，所以都慄慄危懼，在武昌城裏，秋毫無犯，那些老百姓們，也都額手稱頌。不久，天王和楊秀清倆帶領文武百官，渡江到了武昌，就在總督衙門裏住下，當即宰殺牛羊，犒賞三軍。



7.67
9.3
95

